

股农份

朱东 张越 著

G U F E N Z
N O N G M I N

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绝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就像树根对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依赖和情感。

所以希望这样的小说不是历史的孤本，而是越来越多。让更多有相同或相似感受的人被触动，被焕发，都来加入三农问题的探索之旅，破冰之旅。

大道不孤，是以欣然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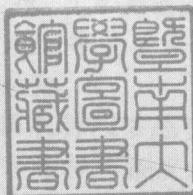
224757
2013.5.2

阅覽 B

股分农民

GUFEN NONGMIN

朱东 张越 /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份农民/朱东, 张越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19-06733-8

I. 股… II. ①朱… ②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899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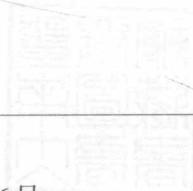
总策划 甘向群

出版人 卢培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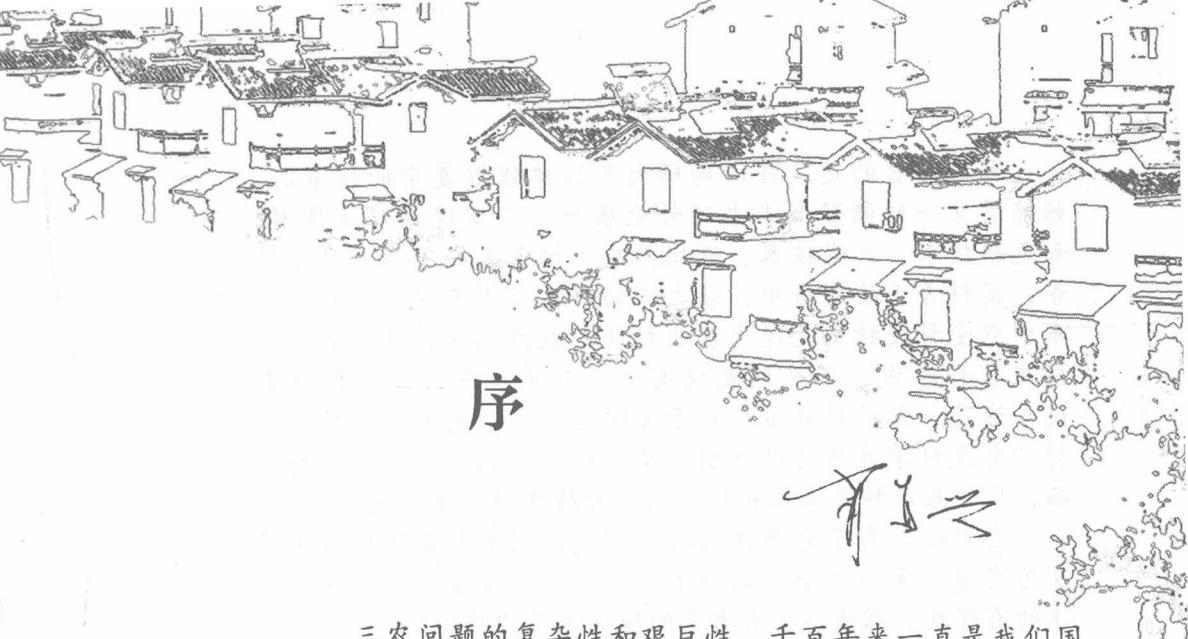
总监制 张华斌 彭庆国 马丕环

责任编辑 钟莉

责任校对 张聘梅 黄玮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 530028
网址 <http://www.gxpph.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24.5
字数 450千字
版次 2012年5月 第2版
印次 2012年5月 第5次印刷
印数 85001-88000册
书号 ISBN 978-7-219-06733-8/I·1219
定价 38.00元



序

丁东之

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国家最基础，也最难解决的问题，以前看新闻报道，知道温家宝总理曾提到过的“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认为：历代的农民税赋改革，都是先短期内得到减轻而后总会加重），也知道“王夫之定律”（王夫之认为：历来传为美谈、德政的所谓“劝农”实质上等于伤农）。看了本书稿后，对三农问题又有了不同的感受。

本书直指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以新闻人独到的眼光剖析和探讨这样一条发展之路：要改变农民的身份，让大部分农民从农业中分流出来，把他们变成工人或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甚至学习资本运作，这才是根本出路……当然，本书毕竟是文学作品，不是专业论著，讲故事是它的主体。但独特的思路如一股超然的清风，回旋于农耕文明的长廊，值得我们一些农业问题专家和决策者深思。

第一主线反映奇特的“股份农民”的形成、发展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周折，是一部深入揭示农村改革开放后出现“空心化”现实，探索土地流转、农业发展新模式的“实验小说”。

第二主线描绘了暗流汹涌的非法六合彩的疯狂兴起蔓延及其对南方农村的几近颠覆性影响，是一部反映被称为“经济邪教”的非法六合彩在我国南方地区肆虐及其引发一连串社会问题的“写实小说”。

第三主线叙述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在生活中遭人误解，在村干部和社会的帮助下，由失望—扭曲—龌龊—触动—希望转变的经历，是一部反映农村被拐卖妇女得解救后的现实遭遇和心理救赎过程的“心理小说”。

尤为可贵的是，在以磅礴大气搭建错综复杂的情节时，始终贯穿一脉精髓。本书巧妙地展示了不少现代农业技术，如免耕技术、三避技术、蝇蛆养鸡、绿色无公害种养技术等等，寓科普于故事当中，让乏味的科技变得有趣，让人在故事中感受科技特别是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这在其他农村题材文艺作品中，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将科普推广融于文学艺术，以艺术形式展示农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及“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作品，反映基层科普工作和科普工作者精神的科普小说。

它因此具有了更强健的思想穹顶，艺术加工和现实生活互为贯通，互为成全，是当下不可多得的集文学、科普于一体的有厚度、有质感、有看头的现实主义力作。

此外，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小说中所展现的南方农村的生活画卷、风俗文化和语言特色。可能是多年从事新闻写作的原因，作者着笔十分简练明快，没有华丽辞藻，没有冗长段落，也没有“笔落惊风雨”般的震撼惊言，但简明之中，俚语、俗语、民谣迭出，诙谐幽默，通俗但不低俗，让人看后忍俊不禁。给习惯了以北方语言为主体，特别是以东北“那旮旯”的语言为时尚的人们，展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清丽脱俗的南方“美丽新世界”。

作家的思考滋养了人物的生活，反过来人物的生活也为作家的思考方式提供了存在的可能，不断碰撞交汇的思想才能迸发出更璀璨的人性之光。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绝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就像树根一样对这片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依赖和情感。

所以希望这样的小说不是历史的孤本，而是越来越多。让更多有相同或相似感受的人被触动，被焕发，都来加入三农问题的探索之旅，破冰之旅。

大道不孤，是以欣然为序。

(肖复兴，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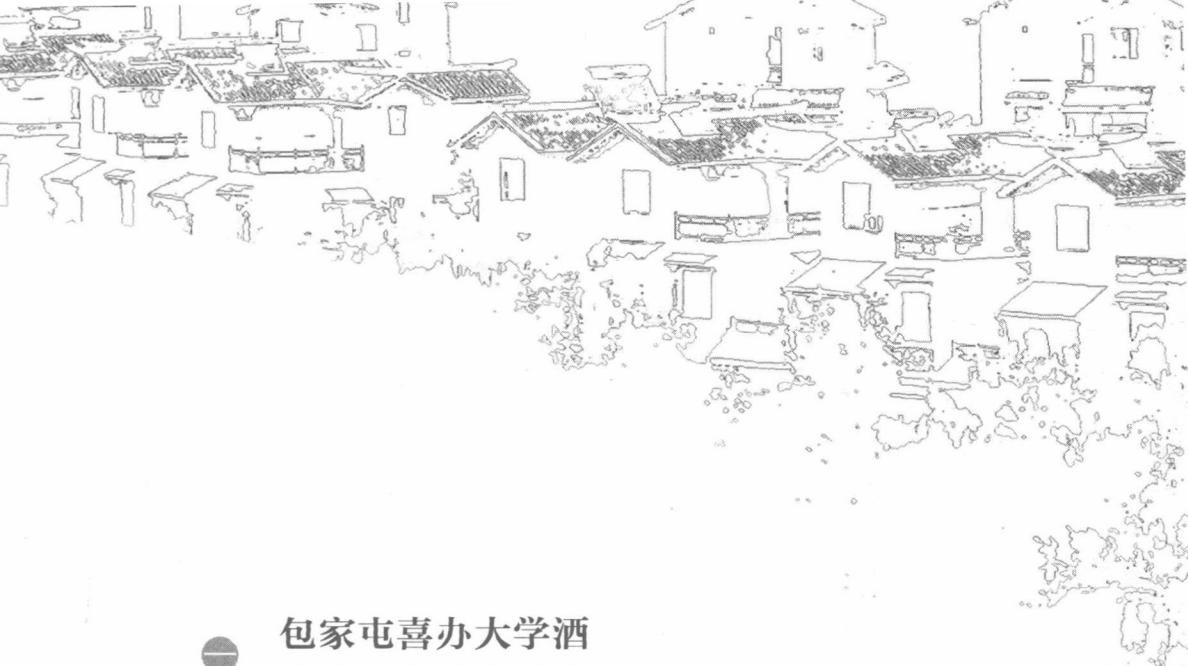
CONTENTS

● 包家屯喜办大学酒 梁大仙醋海翻新波	1
● 设圈套误导创业人 急致富错养珍珠熊	17
● 熊变鼠晴天遇霹雳 致富路平添新挫折	35
● 小记者点化大方向 大女人各怀小心思	51
● 试牛刀养猪搞股份 玩六合聚赌搅民风	68
● 包家屯“码场”掀狂潮 包家文大集遇同窗	94

- 七 “拐脚九”命殒六合彩
发廊妹情迷“大老板” 116
- 八 包家文失恋很受伤
包家武举债做码庄 131
- 九 度佳节兄弟意阑珊
出难题春丽戏庞三 145
- 十 倔家文决意选村长
狂家武得意奔“码”途 162
- 十一 包家文演讲赢人心
包缺德要官讨没趣 179
- 十二 新村长探寻和解路
科普赛凝聚众人心 191

●	股份合作冯姓摊牌 捏沙成团公司挂牌	202
●	恨“码痴”庞彩英离家 逮“情敌”包家武挥拳	223
●	山雨欲来玄机四起 透码跑庄六彩梦破	232
●	游华西包兄情难控 闹村委冯氏脸难堪	253
●	“野儿子”引发大问题 “梁大仙”来历亦歔歔	267
●	因火过界两姓对垒 为情遭罪记者受伤	287

- +● 股份经营终结“股果” 302
●+● 红利吸引始解“冯心”
- +● 禽流感催生加工厂 321
●+● 朱县长亲口把鸡尝
- +● 大学生助力渡难关 353
●+● 小浪子回头走正道
- +● 合作乡村始展宏图 364
●+● 股份农民喜结良缘



包家屯喜办大学酒 梁大仙醋海翻新波

盛夏的晨曦，大地渐渐从酣梦中醒来，遥远和混沌已经稀薄，沉默的大山用一贯沉默的情怀注视着祖祖辈辈生活在它脚下的人们，它的沉默有着极有质感的内核，它在关注一些即将开始的涌动。

清晨的龙山村旭日初升，空气清新，鸭叫牛鸣演奏着特有的乡村早间进行曲，勤劳的村民已纷纷出门干活，乡间小路热闹起来，有赶着去放鸭的，有赶着牛下田的，河边已聚集了三五个一起洗衣的农妇，边挥动着洗衣棒麻利地捶洗着衣服边爽朗地聊着天，到处欢声笑语。

这时山间的小路上跑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由远及近像一阵快乐的风。只见她面目清秀，大而有神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乌黑油亮的长辫子随着她奔跑的步伐晃荡成欢快的节奏，胸前就像揣着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她扬着手里的大信封，对其中一个洗衣服的妇女喊着：“妈，我考上了……妈，我考上了！”

洗衣服的妇女听见熟悉的声音在呼唤，赶紧回头，一看来人，激动得立即站起来，“春丽……”她喊着，跑到了女儿跟前，把沾着泡沫的手在腰间的小围裙上擦了擦，急切地接过那个信封，打开来仔细看着，眼眶渐渐湿润了……

一起洗衣服的妇女们纷纷议论起来：“哟，这可是咱们包家屯第一个女大学生，就是在整个龙山村，也是第一个哟……”“彩英可真是熬出头了，

记得刚生春丽那会儿，她那口子一听说是女孩，闷头一声也不吭，扛着锄头就下田了，硬是一眼也没去看那折腾了一夜才停歇的母女俩……”

听见姐妹们的议论，庞彩英擦了擦欢喜的泪珠，转头对她们说：“阿姑阿嫂，过几天是十五，到咱家喝大学酒，一定要来啊！”然后挽着女儿的手，大步地往家里走去，“走！快回去告诉你爸，他正寻思着等你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把那几窝猪花卖了，给你办场风风光光的大学酒呢！”春丽也兴奋地说：“妈，爸这几年也变了好多，以前常喃着‘十个扎辫的不如一个带把的’……现在也常夸我，什么事都找你商量，‘春丽他妈，春丽他妈’的叫得多甜！”“那也是女儿你争气呀……”

母女俩说着笑着，渐行渐远了……

办大学酒是龙山村里不成文的规矩，哪家有喜事特别是孩子考上了好学校，是一定要请全村人聚在一起祭祖和聚餐，隆重地庆祝一番的。春丽的大学酒定在春丽上学前两天办。这天一早，包家屯家富的大院就热闹了起来。庞彩英通知来帮忙的人都陆续到了。包家屯人至今还保留着多年来形成的传统，不管谁有个大婚小事，都是大伙的事，只要预先告知一声，各家的人都会自动前来帮忙。

家富是个闷葫芦，平时不大爱理事，但他的老婆庞彩英可是村里的主要角色，热情大方，又有主见，村里不管哪家有事，都爱找她来张罗，而人们也都习惯了她的指挥。这次办女儿的大学酒，整个宴席总指挥自然就非她莫属了，她一早起来就忙着，这边指挥着前来帮手的男人们搬桌子、搬凳子、宰猪、杀鸡、杀鸭，那边指挥姑娘婶嫂们洗碗、洗碟、洗锅、洗青菜。

家富这天一起床就喜形于色，乐得在家里转来转去不知道做什么，庞彩英看着平时闷葫芦一样的老公这几天都乐开了花，忍不住不时地瞟他几眼，有些陌生，有些惊喜，又有些幸福。她对女儿春丽说：“你看你阿爸，平时那脸跟苦瓜似的，今日都快开出喇叭花来了。”

门口突然出现两个人，三弟包家文带着一个女孩回来了。

“三叔！三叔！三叔回来了！”春丽弟弟楠楠第一个看到门口的人，就兴奋地冲过去。

家富、庞彩英和春丽见状，急忙站起来兴奋地围拢过去。庞彩英一边搓着手一边说：“你大哥刚才还说呢，你们这两日就回来了，没想今天一大早就到了。”她看到三弟旁边站着个端庄秀丽的陌生女孩，有些疑惑。

“我一接到阿丽的电话，就马上请假赶回来。”包家文说。他看到大家盯着他身边的女孩，连忙介绍：“这是晓苇，我……朋友。”

“朋友？”春丽探究的眼神看着三叔，其他人也投来惊讶的目光。只见这个女孩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眉不画而黛，唇不点而丹，有着中原女子特有的温柔秀气。她用浅浅的微笑和大家打着招呼，真诚中又透露着几分羞涩。

“女朋友。”包家文说着转身对身边的女孩说，“这是我大哥，这是大嫂，这是阿丽——就是跟你说的考上大学那个，这是楠楠……”

“我叫包、晓、楠。”听到叔叔介绍自己，楠楠没等叔叔说完就抢过话来，一字一顿地自我介绍，他怕像往常一样，大人们一说起话就忘了他。然后好奇地仰着头问道：“晓苇阿姨，你是不是我的阿婶啊？”

楠楠的问话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晓苇不好意思，脸霎时红了起来。庞彩英敲了一下他的头，斥他：“就你多嘴！还不快帮晓苇阿姨拿东西进屋去。”

“是，首长！”楠楠像士兵得了命令，马上抢过晓苇手上的一个提包，用尽吃奶劲往屋里提。提包比较重，楠楠的整个身体都往一边弯，提得很吃力。庞彩英看着儿子那吃力的样子，就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晓苇说：“他就那样，人来就疯。”

“楠楠真是可爱，怪不得‘包子’……怪不得家文经常提起他。”晓苇说。

“可爱什么呀，一个小阿斗。”庞彩英谦虚地说。她注意到，家文在晓苇的嘴里变成了“包子”，心里思忖：看来，阿文跟这女孩的关系已经是非常一般了。

家文往院子里瞄了瞄，不见二哥，就问大哥：“阿武呢，这么近还没有回来？”

“他那阿……阿斗，谁知……知道他又浮游浪荡到哪……哪里了。可能明朝后日才回……回来。”家富说。

“他不是在南流圩上吗？”家文又问。

“平时是在那里，但有时候不知道跟那帮流氓混到哪里去了。”

“这人也真是的，整天没事做，也不去打工。”家文摇摇头说。

“不……不管他了，猪有猪命，狗有狗……狗命。只要不惹……惹是生非，我懒得管……管他了。”大哥说着引家文和晓苇进屋。

“老疙瘩，老疙瘩……”老婆庞彩英在院子里喊他。包家富有些口

吃，特别是激动的时候更甚，为此，老婆庞彩英给了他一个绰号“老疙瘩”。

“吼……吼什么吼，催……催命！”他对着门口回了句。

“出来帮帮手！人客都快来了，你还缩在那当乌龟啊！”

在包家屯人的话里，到处都是“反鬼话”，比如，“客人”叫“人客”，“先吃（做、行、去）”说成“吃（做、行、去）先”。

包家富从门口走进院子里，对老婆喊道：“来了，有什么吩咐……吩咐？”

“这是别人家的事啊？还要人安排？”庞彩英没有看他。

家文和晓苇放下行李也出来帮忙，楠楠寸步不离地跟着晓苇，对叔叔这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好感，为了引起晓苇的注意，他总是想在她面前表现些什么，不停装乖和捣乱，见人便炫耀说“这是我三婶”，害得晓苇不停地警告他：“楠楠，不要乱说，再乱说阿姨可不理你了。”

每次他都答应不再乱说了，但一见有客人来，他又忘了，依然是抢着向客人推荐他的“三婶”，晓苇拿他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了。她不再阻止，楠楠就更得意了，他一次又一次地跟他的小伙伴们炫耀他的“三婶”，小伙伴们对他的话表示不屑，这让他非常不服，谁要是反驳他，他就马上反问人家：“你阿姐有我‘三婶’漂亮吗”，“你姑姑比得上我‘三婶’吗”……非让人家服了为止。

包家富正和前来帮忙的人们打招呼，楠楠突然叫了起来：“二叔！二叔也回来了！”说着，他马上从座位弹了起来，冲了过去，冲到门口后，正想拉着二叔，但发现二叔后面还跟着一个黄头发的女郎，那女郎脸上的脂粉有些厚，看上去有些怪怪的，楠楠不禁有些迟疑了，他不敢主动过去帮拿东西，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脸上写着狐疑。

家武回来了，全家又是一阵忙乱。家武给双方介绍后，就领着那女人进屋放东西，楠楠跟了进去，但没有像对晓苇那样，只有庞彩英亲热地拉着这个叫“蔡妹”的手，说今晚要好好高兴高兴。

大学酒开始了，包家屯家富的房间里、屋檐下、院子里、院子外全都摆上了桌。客人们陆续往家富家聚拢，按照习俗把预先封好的红包递给家富两夫妻，并说着祝福的话语。家富两夫妻感激地答谢着，心里那种荣耀就跟二十年前成亲一样。初次来村的晓苇被这质朴而浓郁的乡情深深地感染了，主动帮忙招呼着客人们。

正式就餐前，家富亲自准备好祭品，领着老婆彩英、女儿春丽、儿子楠楠，还有家武、家文，全家人来到村里的“正屋”大厅，祭祀祖宗，蔡妹和晓苇因为还没有正式过门，不用参加。

家富带着一家人来到祠堂前，颤巍巍地点了三炷香，小心翼翼地斟上三杯酒，摆上最好的酒菜，然后双手合十，对着祖宗牌位深深地拜了三下，虔诚地一边拜一边说：“列……列祖列宗，托你们的福，今年阿丽考……考上了大学，阿武、阿文也带新……新人回家了，全家双……双喜临门。阿爸阿妈，阿丽很小的时候，都……都是你们照顾的，现在她长大了，要去读大学了……还……还有阿武和阿文，他们两个人的婚……婚姻大事你们一直都不……不放心，现在他……他们都找到合……合适的人了，你们就放心吧……今日，为了庆……庆贺阿丽考上大学，我摆了大……大学酒席，把全村的叔伯阿婶都……都请来了。现在，给各位列……列祖列宗敬上一些好……好酒好菜，希望老祖宗们吃……吃好饮好，然后保……保佑阿丽出门平安、学习进……进步，将来找个好单位；保佑阿……阿武、阿文财运亨通，以后婚……婚姻美满。”他不断重复着这些善良的愿望，叩了好几个响头，叫彩英烧纸钱，然后带着全家人又拜了三下，仪式才算结束。

祭祖仪式结束后，酒席正式开始，各桌开始上菜。

四爷和其他十几位村里的老人被彩英请到了正屋大厅。正屋，就是村中正房，象征村里最高的地位。包家屯里的习惯，凡大小喜事，老人和贵客都被安排在这里就餐。家富带春丽和家文去给四爷他们敬酒，老人们对阿丽赞叹有加，四爷说：“以前啊，都讲生女没有用，现在你们看，阿丽多有出息，都成大学生了，这是我们包家屯有史以来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真是不容易啊。”

春丽一边给四爷斟酒，一边说：“四爷太过奖了，来，给您添些酒，添酒添寿，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好好好……真不愧是大学生，说话就是中听。”四爷乐呵呵地接受春丽敬酒，然后又转身对家富说，“阿富真是有福气啊，这边又是大学生，那边又是新妇登门‘看屋’，双喜临门……”众人跟着应和：“是啊是啊，你老头困难了一辈子，到你们这一代要转运了……”

“看屋”是包家屯所在的南州县南流镇一带的一种婚俗。男女双方相好后，如果双方满意，基本确定关系，女方就会到男方家去看男方的家庭条件、住房条件等。基本上，到了“看屋”这一步，男女的关系就固定七八

成了。

对这些议论，家富听在耳里，喜在心上，嘴里不停谦虚地应着“哪里哪里”，然后把碗举得高高的，环顾了四周，示意大家干了碗中的酒，大家都站了起来：“干！”碗叮叮当当碰在了一起，溢出的泡沫滴在桌子上。

楠楠太矮，干不着，急得在下面转来转去：“还有我，还有我呢！”

惹得全部人都笑了起来，轮流跟他碰了一圈。

在院子里，大家也都上桌了，大家互相敬酒、劝菜，大人呼，小孩闹，“酒使”们在桌间穿梭，喊什么什么菜来了……

晓苇跟几个妇女正在洗碗碟，一个穿黑长褂，看上去年近五十岁的男人摇着一把特别醒目的大黑纸扇慢腾腾地走了进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大伙见他来了，像同时吃了兴奋剂一样，不约而同地哄了起来，每个人都争着跟他打趣。

“缺德先生啊，日头刚晒暖屁股就来了，又准备帮谁算卦？”高佬说。

“帮我算一卦，看看今年我能不能娶上老婆。”肥仔也乘兴打趣道。

“他那老婆已经在丈母娘那里等着了，缺德叔不理他，还是帮我看相，看我今年有没有桃花运啊，哈哈……”阿九说。

“缺德叔你算命到底算得准不准的啊？去年你就说我今年开运，但这么久不见动静。”肥仔又说。

高佬、肥仔是家文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兼哥们，他们因身材特征而得名。阿九跟家文基本同龄，因腿有点跛，所以一般人当面叫他“阿九”，背地就叫他“拐脚九”。

包缺德对高佬、肥仔他们都不理睬——他已经习惯了人们的挑逗——继续摇着他那半破的黑纸扇，东瞧瞧西看看。看到庞彩英手臂上有一青紫块，就凑了过去，用他那破黑纸扇指了指，然后前后左右地看着庞彩英，不停地说：“有问题，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我庞彩英又没有神踩没有鬼捏。”庞彩英瞟了他一眼，说道。

“没有鬼捏，有人捏啊。”包缺德先扬后抑，故作神秘地在庞彩英耳边说，“昨晚被你男人捏的吧？”

“去去去，老娘忙着，没空理你这缺德佬。”庞彩英不理他，转身吩咐工作去了，“高佬、肥仔，你们来搬这些菜去厨房给厨师。”

包缺德讨了个没趣，正想转身，看到七婶的儿媳妇玉凤一边洗菜一边

不停地在抓痒痒，就对她说：“玉凤，讲一只笑话给你听啊。”南州话里，“只”就是“个”。

没等玉凤反应过来，旁边一群妇女齐齐回应：“好啊，好啊。”

这个叫“缺德”的男人听到女人们起哄，马上兴奋起来，他刷地打开那把破纸扇，声音提高了，慢条斯理地说：“话说——从前有个教书先生，这教书先生喜欢玩弄文字整人。一天，有个学生成了疥疮，奇痒难忍，于是在桌子下面不停地抓，那教书先生看见后，就当众吟了一首打油诗：抓抓痒痒，痒痒抓抓，不抓不痒，不痒不抓，越抓越痒，越痒越抓……”

“缺德”男人刚讲到一半，庞彩英从他旁边经过，听到了，就知道他没安好心，于是凑过来说：“这个故事我知道，后面那部分我来讲吧。后来那位学生感觉被羞辱了，羞得无地自容。但学生不服气，等老师休息的时候，也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想生不死，想死不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

庞彩英刚说完，玉凤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了，大声地向“缺德”男人说：“缺德叔，你不是我们包家屯的‘先生’嘛。听到了吧：先生先死，先死先生……哈哈哈……”

“哈哈哈哈……”众人一听，都笑得前俯后仰，喘不过气了。

“缺德”男人笑人不成反被笑，被这帮婆娘笑得满脸尴尬，又气又恼。他知道彩英的厉害了，不敢再惹她，只能朝玉凤狠狠地回了句：“先死你家先生！”然后讪讪地走开了。

走到楠楠旁边时，“缺德”男人习惯性地摸了几下楠楠的头，楠楠非常不愿意，躲开了。“缺德”男人就在院中的石桌旁坐下来，从口袋中摸出一个装着土烟丝的塑料薄膜袋，想抽烟，却找不到水烟筒，就冲楠楠喊：“阿楠，去拿你爸的烟筒来，给有德祖公抽筒烟。”

包家屯人管跟祖父同辈的男人叫祖公，女人叫祖婆。

楠楠很讨厌这个一见面就摸他头的祖公，所以叫了几次他都不理。家文看不过眼，就出声叫楠楠去拿，楠楠还是不理，只有晓苇喊他时，他才老大不情愿地撅着小嘴去了。

“缺德”男人接过楠楠递过来的水烟筒后，悄悄问楠楠：“站在你三叔旁边那只人是谁，是你三婶吗？”

“不知道！”楠楠冷冷地回答。

“她是不是跟你三叔很亲啊？”“缺德”男人想诱楠楠说出秘密。

“你的嘴好臭，不跟你说！”楠楠指指他的嘴，捏着鼻子跑开了。

旁边的人又笑起来，“缺德”男人有些尴尬，自言自语道：“这个小阿斗，有你家那老木疙瘩臭吗？真是！”他一面说话，一面却不由自主地往掌心呵了几口气，然后闻了闻，说：“臭吗？这小阿斗，乱讲！”

“你们这里的人，怎么都叫‘阿斗’，‘阿斗’是什么意思？”晓苇在一旁问家文。

“‘阿斗’就是《三国演义》刘备的儿子阿斗啊，‘阿斗’原是‘无能、败家’的代名词，贬义的，但在我们包家屯，大多时候没有贬义的意思，只是一种亲热的叫法，大人喜欢叫小孩阿斗，年轻人之间也喜欢互叫阿斗，‘阿斗’是包家屯共同的别称。”家文说。

“怪不得，连你大嫂叫楠楠也这么叫。”晓苇点点头。

“缺德”男人接过水烟筒后，掐了一小撮烟丝，捻成团，放上烟筒嘴，点燃，狠狠地猛吸了一口，张着个O形嘴，想喷个烟旋圈，结果被烟呛得连连咳嗽，鼻涕眼泪一大把。

“缺德”男人被呛的一幕，刚好被晓苇看到，她是北方女孩，老家在河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烟筒——用两节长长的单竹做，抽时要挂在地上，吸起来咕噜咕噜响——本来就好奇，见包缺德被呛得涕泪齐流，忍不住哧地笑起来。她问家文：“包子，刚才叫楠楠拿烟筒的人是谁啊？大家都叫他‘缺德’，感觉有些怪怪的。”

“他叫包缺德，是我们村的大坏蛋。”楠楠抢先回答。

“小孩子别乱说话。”家文打断楠楠的话。

“他就是大坏蛋，每次都要摸我的头，嘴臭臭手臭臭的！”楠楠大声说。

“摸你的头就是坏蛋啊？”楠楠的话让晓苇忍俊不禁，她也摸了摸楠楠的头，“那阿姨是不是坏蛋？”

楠楠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是，你的手不臭。”

家文告诉晓苇，那人叫包有德，是他的堂叔。

“大家为什么叫他‘缺德’？”晓苇问。

“那不是他真名，是外号。他说话经常不检点，爱拿女人开玩笑，所以村里人都拿他的真名来反着叫了。其实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挺守规矩的。他老豆（爸爸），也就是我爷爷的堂兄弟，曾经是我们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他看书多，知道的东西也多，我们小时很喜欢听他胡侃，感觉他无所不晓，崇拜得不得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他老婆去世后，他就变成现在这样。其实他也不容易的，有德婶死得很早，他自己带大一男一女两个小孩。”